

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所引 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考

李大明

内容提要 洪兴祖校《楚辞》而撰《楚辞考异》，其中引《楚辞章句》“古本”22条。所谓“古本”，乃指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。从“古本”不但可以了解《楚辞章句》文句在六朝时流传的一些情况，更可以据以校正历代《楚辞章句》文句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误、衍、倒等现象。

关键词 洪兴祖 《楚辞考异》 《楚辞章句》古本

据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(袁州本卷4上)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15载，洪兴祖校勘《楚辞章句》，共用宋代《楚辞章句》传本二十多种。又据《楚辞补注》所附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(原单独为一卷，晁、陈二书均有著录)，洪兴祖还用“古本”、“唐本”校勘《楚辞章句》。“唐本”当然指的是唐代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，那么“古本”又是什么时代的《楚辞章句》传本呢？它对我们认识《楚辞章句》历代流传的情况以及校勘今本《楚辞章句》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楚辞学界前修时贤著述，皆未专门讨论这些问题，故不避谩陋，作如下考证。

一

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所引“古本”，当是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，这一点首先应该予以证明。

《楚辞章句·九歌·少司命》云：“与女遊兮九河，冲风至兮水扬波。”《楚辞补注》本同。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王逸无注。‘古本’无此二句。《文选》‘遊’作‘游’、‘女’作‘汝’、‘风至’作‘飍起’。”案：检今传尤刻《文选》李善注本、宋刊六臣注本并有此二句，唯尤刻本作“遊”，六臣本作“游”，其余异文与洪兴祖所言同。“遊”、“游”二字，《楚辞》传本多混用。如《离骚》“忽反顾以遊目兮”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“一作游”；《九章·涉江》“吾与重华遊兮瑶之圃”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“一作游”。《说文》有“游”字而无“遊”字(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认为“遊”乃俗字)；而汉《郑玄碑》、《鲁峻碑》并作“游”，《唐扶颂》、《张迁碑》有“遊”字，此“遊”之异体，魏初《孔羨碑》有“遊”字。以此测之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本作“游”。又，“女”作“汝”，经传多通借之例，《楚辞》亦如是。如《离骚》“孰求美而释女”，即言“孰求美而释汝”。《少司命》云“与女沐兮咸池”、“晞女发兮阳之阿”，《河伯》云“与女遊兮河之渚”，“女”亦皆读为“汝”(《文选·少司命》二句即写作“汝”)。至于“风”作

“飏”，仅见于《文选》；“至”作“起”，则本于《河伯》之文也(见后)。

洪兴祖认为今本《九歌·少司命》的这两句是“《河伯》章中语”，即是从《河伯》窜入的句子，《楚辞章句》“古本”无此二句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同意洪兴祖的观点，故云：“‘古本’无此二句，王逸亦无注。《补》曰：此‘《河伯》章中语也’，当删去。”后代《楚辞》注家多从洪兴祖之说，也认为《河伯》二句衍入了《少司命》。闻一多先生《楚辞校补》还探讨了《少司命》中误衍二句的原因，他认为：《九歌》旧次，《河伯》本与《少司命》衔接，但今本二章之间有《东君》，而《东君》本在《东皇太一》之后、《云中君》之前。《九歌》旧次《少司命》与《河伯》首尾相衔，《河伯》首二句方得衍入《少司命》之中。闻先生的这一推论有一些道理，使人很受启发。

为了便于证明问题，有必要先考察《河伯》文句之旧貌及其与《少司命》文句的关系。

《河伯》二句今作：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横波。”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一本‘横’上有‘水’字。”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又云：“‘横’，一作‘水扬’二字。”闻一多先生《楚辞校补》引蔡梦弼《草堂诗笺补遗》七《枯杙》注引《河伯》、任渊《后山诗注》三《次韵苏公涉颍》注引《河伯》，校《河伯》句本作“冲风起兮扬波”。姜亮夫先生《屈原赋校注》则认为当作“冲风起兮水横波”。今案：《艺文类聚》卷 96 引《楚辞》、《文选·演连珠》李善注引《楚辞》并作“冲风起兮横波”。查二处皆系引《河伯》之文(《艺文类聚》所引说见后)，故善注又引“王逸曰：冲，隧也，言及遇隧风，大波涌起”，则李善所引《楚辞》必为《河伯》句无疑。又，《白氏六帖》卷 2 引“《楚辞》曰：与汝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水扬波”；《一切经音义》卷 84 引《楚辞》又作“冲风起兮横波”。知《楚辞章句》旧本《河伯》二句本作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横波”，宋代才出现了作“水横波”、“水扬波”之异本。而衍入《少司命》之文，据《艺文类聚》卷 8、《白氏六帖》卷 2 所引，则作“冲风起兮水扬波”，至宋代《楚辞章句》又有“起”作“至”之异本(《楚辞章句》、《楚辞补注》、《楚辞集注》即并作“至”)。衍入《少司命》的文句与《河伯》原句稍异，盖衍入后又被人小变以避重现。《文选·少司命》所录，虽“风”作“飏”难定是非，但仍作“起”而不作“至”，则保留了《楚辞章句》文句之旧貌。然则闻一多先生用宋人引句以校《河伯》之文，姜亮夫先生以文义校《河伯》之句，殆有所失。

明确了《河伯》与《少司命》二处文句的异同及其旧貌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证《河伯》二句衍入《少司命》的时间。这一考证将帮助我们确定洪兴祖所说的“古本”究竟是什么时代的《楚辞章句》传本，从而进一步认识其文献价值。

仍需分析《艺文类聚》所引《少司命》和《河伯》。《艺文类聚》卷 8 引“《楚辞》曰：与汝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水扬波”，这是引的《少司命》，说已详上述；而卷 96 又引“《楚辞》曰：与汝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横波，乘水车兮荷盖，驾两龙兮骖螭”，这是引的《河伯》。而《艺文类聚》撰成于唐代开国初年(据《唐会要》卷 36，时高祖武德七年)，这就是说，欧阳询等人编纂《艺文类聚》时所见的隋唐之际的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，《少司命》中已衍入“与汝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水扬波”二句，所以欧阳询等人才在卷 8 引《少司命》二句，又在卷 96 引《河伯》之文。而洪兴祖说“‘古本’无此二句”，则此“古本”最迟也是流传于隋唐之际的六朝时的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。而《文选》梁陈古本今虽不得见，但从今传《文选》各本衍入了《少司命》二句来看，昭明太子编《文选》时所见《楚辞》，可能已衍入此二句了。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，即：昭明太子所见《楚辞》尚未衍入二句，但隋唐之际的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有衍入二句之本流行，所以唐代《文选》的抄注者亦据以抄入《文选》。李善注《文选》里的《楚辞》作品直用王逸注，而五臣吕延济注则有解“九河”、“冲飏”的注文，知五臣本有此二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虽不能断言这个“古本”就是梁以前的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，但至少也可以确定它

是六朝晚期尚存的《楚辞章句》传本。欧阳询等人撰《艺文类聚》时没有利用尚未衍误的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，而是用了误衍的本子，这虽然是他们的疏略，但给我们考定《楚辞章句》“古本”的时代，提供了重要而有利的证据。

二

关于《楚辞章句》六朝传本，我们过去可以从古注类书所引以及《楚辞》残写本了解其文句的一些情况，如：《文选》李善注所用张载《魏都赋》、《鲁灵光殿赋》注，刘渊林《蜀都赋》、《吴都赋》注，郭璞《子虚赋》注，颜延年、沈约等《咏怀诗》注；郭璞《方言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注；颜师古注《汉书》引晋灼注；裴翊《史记集解》；杜台卿《玉烛宝典》，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，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等。还有敦煌写本《楚辞音》残卷。现在，我们又可以从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所引“古本”了解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的一些情况。

我们从今本《楚辞补注》所散附的《楚辞考异》中辑出“古本”16条，计：《九歌》一条（前已引）、《九章》一条、《远游》一条、《九辩》三条、《招魂》二条、《大招》二条、《哀时命》一条、《九怀》二条、《九叹》三条。又有《九章》一条、《大招》三条、《九叹》一条、《九思》一条洪兴祖称为“古作××”。依《楚辞考异》之例，引宋代《楚辞章句》异本称“一本作”、“别本作”，亦称“一作”；称唐代《楚辞章句》为“唐本作”；则所谓“古作”当亦指“古本作”，即亦是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传写本。例如《九辩》“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”句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‘古本’‘盛’皆作‘晟’。”而《九章·惜往日》“盛气志而过之”句，洪兴祖则曰：“‘盛’古作‘臧’”（说见后）。这样，两部分相加，共得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22条。比之全部《楚辞考异》所引宋本条目，固属鳞爪；但比其引“唐本”（三条）则多矣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“古本”文句去汉未远，讹误现象还不严重，所以，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句了解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流传的一些情况。

洪兴祖校勘《楚辞章句》所引六朝时“古本”，有两处涉及整部《楚辞章句》。其一是《九章·惜往日》“惜壅君之不昭”句下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‘古本’‘壅’皆作‘臝’。”其二是《九辩》“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”句下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‘古本’‘盛’皆作‘晟’。”下面分别进行讨论：

其一，洪兴祖所见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，“壅塞”义之“壅”皆写作“臝”。今案：“壅塞”义的本字作“邕”，即《说文解字·川部》所谓“邕，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是也”（用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校文）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中云“长平馆西岸崩，邕泾水不流”，即用本字。而“臝”乃“辟雍”本字，即《说文解字·广部》所谓“臝，天子飨饮辟雍”。而“雍”乃“豨”（鸟名，见《说文解字·隹部》）之隶变，又加“土”而作“雍”。古书里“邕”多借“雍”、“壅”为之，如：《汉书·五行志》下之上云：“成公五年夏，梁山崩，《谷梁传》曰：‘臝河三日不流’。”今本《谷梁传·成公五年》作“壅遏河三日不流”。又，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·杜笃传》载笃《论都赋》有“置列汧、陇，臝偃西戎”之句，亦用借字。《荀子·法行》云“不豨不塞”；《致士》又云“隐忌雍蔽之人，君子不近”，亦皆用借字。至于以“壅”为“邕”，古籍例子甚多。如：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“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”（《经典释文》云“壅又作雍”），《韩非子·难四》“人君兼照一国，一人不能壅也”。在今本《楚辞》中，则“雍”、“壅”混用，且多作“壅”。如：《九章·惜往日》“独彰壅而蔽隐”句，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‘壅’一作‘雍’”；《七谏·沉江》“不忍见君之蔽壅”句，《楚辞考异》亦云：“‘壅’一作‘雍’”。而《惜往日》“谅聪不明而蔽壅兮”、“惜壅君之不识”，《九辩》“路壅绝而不通”、“众壅蔽此明月”、“卒壅蔽此浮云”，《哀时命》“道壅塞而不通”

等句,皆作“壘”而不作“雍”;且《文选·赠白马王彪》李善注引《哀时命》之句,也作“壘”,知《楚辞》唐宋传本即如此。然而,《说文》无“雍”、“壘”二字,汉碑中又不见“邕”字,《曹全碑》、《白石神君碑》、《孙根碑》之“雍”字,《张平子碑》之“邕”字,《孔宙碑》之“壘”字均不作“邕”义。要之,汉代《楚辞章句》传本盖作“邕”,六朝时传本则作“壘”,唐宋时传本则作“雍”作“壘”矣。

其二,洪兴祖所见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,“盛”皆作“晟”。今案:“盛”之本义当如《说文解字·皿部》所谓“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”,先秦经传用此字多据其本义。又引申为容物之器,如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云“粢盛丰备”,汉碑《白石神君碑》亦有“絜其粢盛”的用法;再引申又有“盛满”之义,如《礼记·月令》谓季春之月“生气方盛,阳气发泄”。而《说文解字》无“晟”字(“新附”:“晟,明也。”),《尔雅·释言》云:“焜,晟。”《经典释文》云:“焜,本作‘盛’。”“焜”即“晟”。《方言》十二云:“焜,晔,焜也。”十三又云:“蕴,焜也。”二“焜”即“盛”字。《玉篇》有“晟,明也”之义(此当为《说文解字》“新附”所本)。以上资料说明,先秦“盛满”义是借“盛”为之,汉代才出现了“晟(焜)”字,既用以训“光明”义(故字从日),又借为“盛”义。以《楚辞章句》观之,《九章·怀沙》云“大人所盛”、“任重载盛”,各本无异,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载《怀沙》之赋字同;《思美人》云“高辛之灵盛”,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:“‘盛’一作‘晟’”,合于“古本”(《楚辞考异》又云“一作威”,当为形近而误);《惜往日》云“盛气志而过之”,《楚辞考异》云:“‘盛’古作‘焜’”,亦属“古本”;《招魂》两言“盛德”,又云“盛鬋”,各本无异(《文选》亦同);《大招》云“血气盛只”,《楚辞考异》云:“‘盛’一作‘焜’”,亦属“古本”,但又云“爵禄盛只”,各本又无异文。总之,汉代《楚辞章句》传本已可能作“盛”作“晟”,传至六朝时有作“晟”之本;此本又传至宋代;而洪兴祖所见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“古本”,“盛”字皆作“晟”也。

从洪兴祖所引“古本”还可观六朝《楚辞章句》文句流传之异。如:《远游》“悼芳草之先零”句,“零”“古本”作“藹”,然“藹”乃植物大苦之名(《说文·艸部》),非“零落”义之本字。《九辩》“仰浮云而永叹”句,“仰”“古本”作“仰”。《招魂》“经堂入奥”句,“经”“古本”作“陞”。《招魂》“瑶浆蜜勺”,“蜜”“古本”作“窠”,乃正体,“蜜”乃俗字(《说文·虫部》)。《大招》“被发鬋只”句,“鬋”古作“长”,“鬋”始见《玉篇》,六朝时字也。《大招》“醢豚苦狗”句,“豚”古作“豸”,《说文·豕部》“豚”作“豸”,《广雅·释草》作“豸”,作“豸”盖形近而误。《九叹·思古》“发披披以鬋鬋兮”,显系袭用《大招》(上已引),而“鬋”“古本”作“鬋”,盖误,此字始见《玉篇》;将此条与《大招》句“古本”异文互参,更见六朝时《楚辞章句》文句流传中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变异情况。

三

上列异文,仅是举例。洪兴祖所引《楚辞章句》六朝“古本”更有助于校勘后世《楚辞章句》文句流传之误。本文前面讨论《九歌·河伯》二句衍入《少司命》之中,就是据“古本”校唐宋时《楚辞章句》传本文句的一个例证。

下面再看据“古本”校后世《楚辞章句》文句误、衍、倒的六个例子。

《九辩》“天高而气清”句,“清”“古本”作“澗”。案:今见《楚辞章句》各本,《楚辞补注》各本,《文选》各本,以及《北堂书钞》卷154,《艺文类聚》卷3,《文选·秋兴赋》注,《初学记》卷3,《太平御览》卷25并引作“清”。然而作“清”有误,当从“古本”作“澗”。汤炳正先生《楚辞类稿·屈赋无重韵》云:“宋玉《九辩》云:‘穴寥兮天高而气清,宗巖兮收潦而水清。’宋玉承屈赋,亦二‘清’连

用而有别。据洪氏《补注》云，上句“清”字“古本作澗”，又云：“清，疾正切。《说文》云：无垢蕤也。”洪氏虽出“清”字，而“疾正切”之音，及“无垢蕤”之义，皆即《说文》“澗”字之音义而为之说（洪氏《考异》又云“气清一作气平”，或系后人改字以避重韵，不与秋意相合，必非旧本）。“澗”即后世“净”字，与“清”义相近而又不相同，故《说文》别出“清”字云：“照也，澄水之貌。”从许意寻之，“澗”义广，而“清”义狭，“清”乃专指水而言，故云“澄水之貌”。此与宋赋前言“天高而气澗”，后言“收潦而水清”义正相合。”先生所论至确，故抄于此。

《大招》“魂乎归来，无东无西，无南无北只”，洪兴祖引“古本”“乎”皆作“兮”。案：《大招》以下还有“魂乎归来”共18句；又有“魂乎无东”（《楚辞考异》：“乎一作兮”）、“魂乎无南”（《楚辞考异》：“乎一作兮”）、“魂乎无西”、“魂乎无北”等，“乎”均亦当作“兮”。《北堂书钞》卷142引《大招》文，正作“兮”。《大招》仿《招魂》而作，而《招魂》必每称“魂兮归来”。又从字形看，“兮”篆文作“兮”，隶变作“兮”（《北海相景君铭》）、“兮”（《绥民校尉熊君碑》）、“兮”（《桐柏碑》）；“乎”篆文作“乎”（《说文解字·兮部》“乎”从“兮”），隶变作“乎”（《孔宙碑》）、“乎”（《郑固碑》），二字形近。如《老子》四章“渊兮似万物之宗”，王弼本作“兮”（古“兮”字），河上本作“乎”。《楚辞》中“兮”、“乎”因形近而混亦多有其例。如《大招》“魂兮归来，恣所择只”，“兮”不误，但《楚辞考异》引宋本又有作“乎”者；《远游》“卓绝垠乎寒门”，一本“乎”作“兮”，则不合《远游》句例，误。总之，《大招》本作“兮”，唯六朝“古本”不误也。后人改“兮”作“乎”，盖欲以避与《招魂》重现，失其正也。

《九怀·通路》“红采兮驂衣”句，“古本”作“虹采兮霓衣”。案：本句王逸注云：“婆娑五采芬华英也”，合于“古本”“虹采兮霓衣”之意；而“红采兮驂衣”，但红赤而已。《淮南子·天文》云“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”，高诱注：“虹者，杂色也。”《文选·魏都赋》“鬘若玄云舒蜺以高垂”，张载注：“蜺，龙形而五色。”“蜺”、“霓”同，如《尔雅·释天》“蜺为絜貳”，《经典释文》云“霓本或作蜺”。故《九怀》本句云“虹采兮霓衣”，正王逸注“婆娑五采芬华英”之义，知“古本”是而今本非。因为“红采兮驂衣”，“红”、“驂”均单言赤色。《诗·鲁颂·宓宫》“享以驂牺”，毛传：“驂，赤。”故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“牲用驂，尚赤也。”《檀弓》上亦云“牲用驂”，郑注：“驂，赤类。”并无五色也。又《远游》有“建雄虹之采旄兮，五色杂而炫耀”之句。《九叹·远游》亦云：“建虹采以招指”，以“虹采”为一词，喻五色旗，盖从《远游》及《九怀》句化出。

《九叹·远逝》“涕究究兮”句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“究，一作‘瘳’，‘古本’作‘究’。”案：王逸注云：“究究，不止貌也。言己遭倾危之世而遇患祸，不可复救，故长叹歔歔而涕滂流不可止也。”“究”通训“穷”、“极”，具为牙音，如《大招》“逞志究欲”，王逸注：“究，穷也。”“究究”迭用，则由穷、极义引申而为不止，并成表状之词。一本作“瘳”，字之误也。

《九怀·昭世》“进麟盼兮上丘墟”句，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云：“‘古本’无‘上’字。”案：依《九怀》句式，当无“上”字。《九怀·陶壘》以上之句式有两种，一如“极运兮不中”，一如“来将屈兮困穷”，“兮”字后恒为二字，可知“古本”不误。而本句王逸注云：“天旦欲明至山溪也。”后人盖据“至”义而妄增一“上”字，非《楚辞章句》原本之貌。

以上为后世《楚辞章句》文字误、衍之例，可据“古本”校之。另有文句倒误之例，亦可用“古本”正之。如《大招》“思怨移只”句，“古本”作“怨思移只”。闻一多先生《楚辞校补》云：“‘思怨’二字当从‘古本’乙转。王注曰：‘移，去也。言美女可以忘忧，去怨思也。’是王本‘怨思’二字未倒。”闻先生以王注校正文，当矣，亦更知“古本”之可贵也。